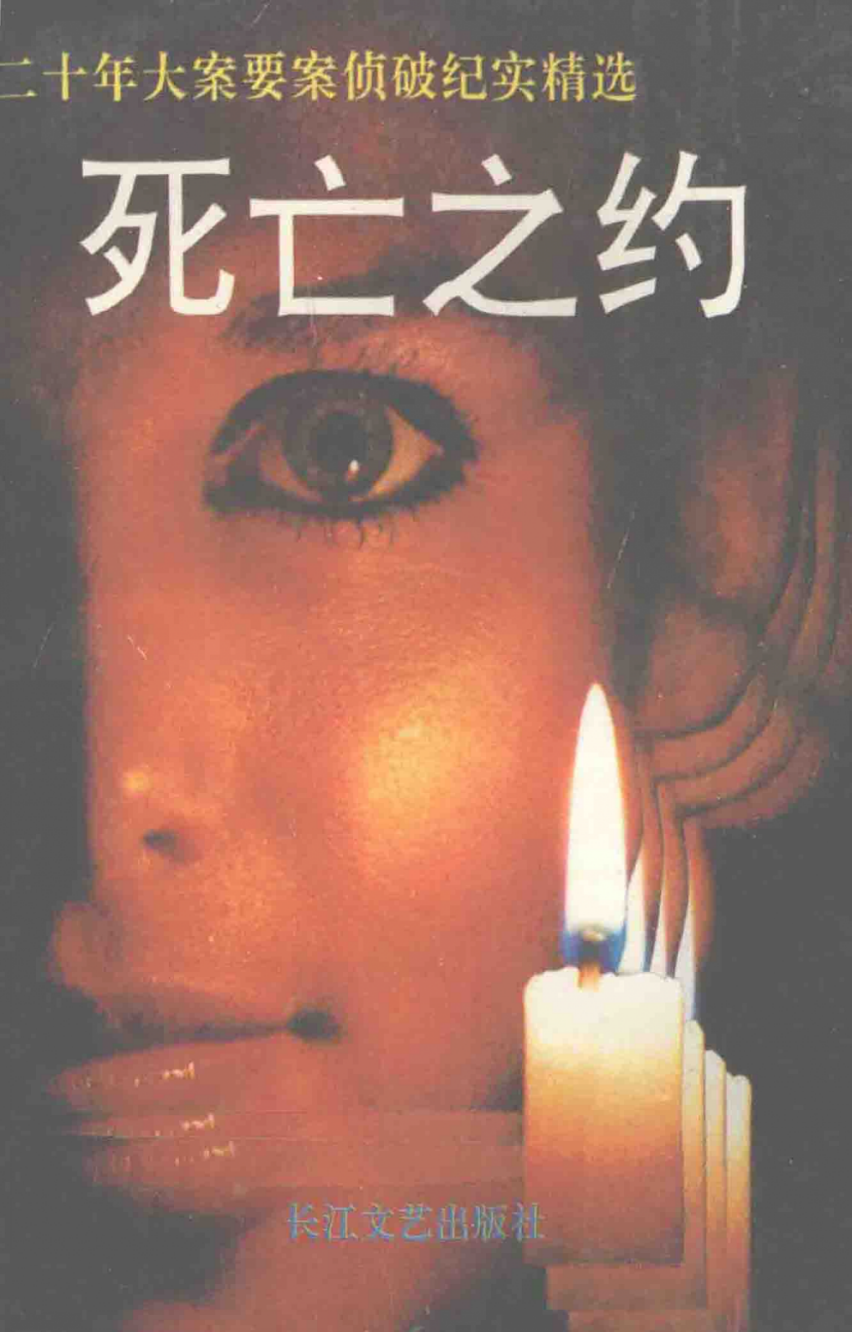


二十年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精选

死亡之约

A close-up,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of a person's face, focusing on the eye and a lit candle. The face is partially in shadow, with the eye and the candle providing the primary light source. The candle is lit, casting a warm glow.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mysterious.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年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精选

死亡之约

主 编 陈勇军 傅鲁湘

副主编 鲍 勋 贺 炜

涂兴刚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死 亡 之 约

陈勇军等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丹江口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54—0782—X

I·653 定价：5.00元

序

《死亡之约》一书，真实地记述了发生在大巴山麓之东，汉水之畔，东风汽车公司（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所在地十堰市的二十余起重大刑事案件及其侦破过程。揭露了图财害命、奸情谋杀、奸徒肆虐、盗抢行凶、拐卖人口、绑架人质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贪婪、狡诈、凶狠残暴，展示了公安干警对工作极端认真、极端热情、恪尽职守、不畏艰辛、机智勇敢、明察秋毫、刚毅无私的优秀品格。告诫人们法律无情、法网难逃、多行不义必自毙。

《死亡之约》的作者大部分是直接参加案件侦破的侦察员，因此文字描述真实生动，情节起伏跌宕，颇引人入胜，尤其是读后能从中受到不少教益。

刑事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同刑事犯罪作斗争，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刑事犯罪，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十分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且作案手段较之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作案使用枪支，有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有的同境外黑社会势力相勾结，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越来越多。因此，公安机关要更好的担负起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保卫四化建设的重任，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完善装备，真正成为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精通业务、法律严明、作风过硬，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是公安工作的方针，愿《死亡之约》一书的出版问世，使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和理解公安工作，使公安工作植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

沈元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目 录

老母荒内无头尸.....	忽红叶 (1)
围捕大庙山.....	鸽子 (21)
死亡之约.....	陋乡 (37)
谁酿的毒酒.....	于力 (53)
早熟的青苹果.....	涂兴刚 (72)
迷失的情侣.....	剑兰 (90)
疯狂的脱逃犯.....	黄正红 (109)
幼女失踪之谜.....	俞苏青 (123)
风雪千里救少女.....	肖光斌 (136)
寻情者的毁灭.....	罗龙才 (145)
春归窑沟.....	高卫东 (156)
车城盗车案.....	何康平 (166)
大尖山少女冤魂.....	忽红叶 (175)
情 变.....	张定彬 (188)
寻找穿灰色隐条裤的人.....	鸽子 (205)
带狗的强奸犯.....	于力 (215)
黑色甬道.....	涂兴刚 (228)
梦断车城.....	陋乡 (241)
谁是凶手?	俞苏青 (256)
残缺的欲望.....	高卫东 (266)
千里风尘追劫匪.....	鸽子 (274)

一 案发深山

老

母

荒

内

无

头

尸

忽
红
叶

十堰市西部黄龙、西沟一带，茫茫大山连绵数百里，山中林木蔽日、峰险石怪，人烟稀少，虎豹横行，人称老母荒。

1980年岁末，老天一冬无雪，又干又冷。老母荒内更是黄草寂寂，枯枝萧条，只有凛冽寒风在空谷中怪叫。当地山民都缩在自己家中围火取暖，很少出门。山外人也极少在此时进山。百里老母荒似乎只是寒风和野兽的世界。

临近春节的12月18日，当地五星大队社员袁自银下山请人杀猪，在半山腰的小路上发现点点血迹。他以为是猎人枪下受伤的野兽逃过此处，也并不在意。当袁自银回来时，又听到血迹旁树丛中有狗叫声。他心想可能是受伤的豹子或野猪死在里边，拖回去倒可以过个肥年。当他顺着血迹扒开茂密的树丛一看，他吓得几乎昏倒在地。树丛中躺着一具无头人尸，肚子已被狗扒空，半截肠子挂在树枝上还在滴血……。袁自银惊喊着转身朝大队跑去……

案惊湖北省公安厅。因现场发生在十堰市境内，20米外又是郧县地盘，省厅指令十堰市公安局立即出击、从速破案。又责成郧县公安局派员协助。当省厅电令到达十堰之时，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李业彪，副队长胡元堂已率领队员朱安芳、宋鲁平、樊建发，余建荣正走在老母荒崎岖的山道上。郧县公安局刑侦股长周定显、侦察员赵刚、叶滩公社公安特派员刘国志也已等候在现场。

现场惨不忍睹：一具男尸仰卧于灌木丛中，头颅已不知去向，腹中五脏被狗扒吃一空，胳膊、腿被啃得只剩一根白骨，生殖器被咬去，一截肠子挂在树枝上……

时至农历腊月，山上寒风似刀，刑警个个被冻得嘴唇青紫，手指发麻。李队长甩去大衣、脱掉手套，指挥队员封锁山道，开始细细勘查现场和周围一草一木。

死者上穿一件破旧的草绿色军衣，内套一件咖啡色手工织毛衣和一件标有“襄樊针织厂”的兰色运动衣。衣袋内发现一个“南阳牌”香烟盒和两张十堰市公共汽车票。衣袋底部缝中夹有苞米花渣屑。下身穿斜纹兰裤和一条灰色绒裤。脚穿“38”码解放鞋，半新的鞋垫上有用手工绣的心型图案。

检验尸体，发现死者左胸肋间和背部有三处三角型钝器刺入的伤洞，三处伤口一模一样，显然不是动物撕咬所致。且伤口处肋骨有粉碎性损伤，不是动物牙齿所能啃动之处。明显是铁器刺入体内时所致。距现场15米小路上有一滩碗大血迹，滴状血迹顺小路持续到300米外一块石头上，石头上方1米处石壁上有一块园型血迹，血迹边缘沾有一根头发。现场迹象表明，死者不是自杀或者被野兽袭击，是他杀！

刑警们心情一下紧张起来。经验丰富的队长李业彪立刻

命令将死者衣服脱下，一公分一公分地勘查尸体，以求在这副残缺的死尸上发现某种线索。

死者的十根手指已被狗嚼碎，李业彪还是仔细地在碎骨中寻找着。终于发现一段指尖，他立即搓热麻木的双手，仔细地触摸指尖的硬度，观察皮肤的纹路、颜色，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长长一行字。

死者的脚部因穿着鞋袜还保护完好，李业彪取出放大镜对这只僵硬的脚细细观察之后，这位被誉为破案专家的刑警队长立刻略带兴奋地又急急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继而，他又在死者空空的腹腔中发现一根半公分长的面条和半片黄豆瓣儿。这微小的发现又使他脸上添了几分喜色。但这位有经验的警官站起身来望着这茫茫林海、绵绵大山时，眉头又皱成了一个疙瘩。

死者是谁？残忍的凶手又在哪里？……

二 两个生意人

中国经济政策松动后的湖北省襄樊市，一大批既不懂经商又不知“职业道路”为何物的农民潮水般地涌进这座幽静的文化古城。这些人见了五光十色的城市便不再想回到自己黑灯瞎火的农村。留下来就要吃，就要住，就要用钱。于是，“钱”就成了他们不择手段猎取的圣物。只要能挣到钱，再大的苦也能吃，再亏心的事也干得出来。与人共事全然不考虑第二次，自认为钱到手就是本事，以致不知酿出多少杯必须自己饮下的苦酒。

1980年12月15日深夜，襄樊火车站出站口外仍然站着一

群群等生意的人。人群中大部分是接客的旅店服务员，也有不少等做“便宜生意”的年轻人。从他们那蹩脚的衣装和长时间不洗的头发上看，是放下锄头不久进城谋生的农民。

凌晨1时许，从十堰开来的328次列车上走下一个提着沉重提包的男青年。从他那一出站就打听药材天麻什么价和还带着土气的衣装上看，是个“初出茅庐”做生意的山里人。站外那群人立即将他围了起来，亲热地问长问短。一支烟没抽完，彼此便成了朋友。“山里人”还亲热的叫那群人“襄樊哥儿”。当谈到天麻什么价钱时，“襄樊哥儿”彼此递了眼色一齐说：“天麻便宜得很，18元一斤还没人要。”“山里人”惊得瞪大了眼睛说：“听说襄樊28元1斤哪！在十堰不动还卖20元1斤呢。”一个“襄樊哥儿”给“山里人”递了支烟说：“这样吧。我看你老弟头回出门儿，不让你赔钱，20元1斤我全要了。”

“山里人”想了想说：“我到别处看看去，你们忙。”然后拎起提包欲走。

“襄樊哥儿”忙拦住他说：“慌啥？别走嘛！价钱还可商量嘛，我们先看看货，看好了咱们再商量……”

“山里人”点了点头，放下大提包，拉开了提包拉链。十几个“襄樊哥儿”立即围上去你一把我一把地抓起天麻，有的转身就装进衣袋，有的说是去远处灯光下看。“山里人”拦也拦不住，转眼之间天麻被拿走许多。只见一个矮个子对人群大声喊道：“你们干啥！想抢人家东西是不是！”然后赶紧替“山里人”拉上提包拉链，低声对“山里人”说：“快走，这些人坏得很。”

矮个子领着“山里人”冲出人群，来到一家商店门口。

矮个子对“山里人”说：“再停一会儿你的天麻就被抢完了，那帮人坏得很，你怎么在那儿露货呢？”“山里人”感激地给矮个子递了一根烟说：“今儿多亏了你。”

矮个子很关心地又问：“抢走不少吧？”“山里人”掂了掂大提包说：“我带了25斤天麻，估计抢走三、四斤。”

矮个子也掂了掂大提包说：“不止不止，我看最少抢走七、八斤。”矮个子这时掏出钱包亮了亮一叠人民币说：“我才是做天麻生意的，刚才那些人都是混子。西边来的天麻差不多都经过我的手。”“山里人”很尊敬地望着矮个子问：

“这里天麻到底多少钱1斤？”矮个子很内行地说：“看成色咋样，中等的天麻我买25，卖26，每斤摸一块钱也难赚哪，还要等广州来的客。一百、二百斤人家还不要，至少一次收五百斤……”矮个子说完起身就要走。“山里人”忙说：“哥，你帮帮忙，我这点天麻你收了吧。”矮个子看了看周围说：“可以，不过这地方乱得很，走，到我家去。”

矮个领着“山里人”绕过一条街，来到铁路局大院一间靠墙搭起的草屋内。屋里一个青年妇女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正在睡觉。矮个子说：“看看货吧。”“山里人”将大提包拉开，把天麻全部倒在地上说：“都是好货，我不哄你。”矮个子边拣天麻边说：“嗯，不错，没什么挑头儿……”矮个子嘴里说着“没什么挑头儿”，手里却拣着成色好的天麻装进一个布袋子。等装到小半袋子时，他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哎呀！坏了！我的钱让朋友借去了，让我看看我爱人放的有没有。”他说着就叫醒了床上那个青年妇女，他向青年妇女挤了挤眼睛说：“这位朋友送来一袋天麻，很不错，都是上等货，可惜钱不够。你放的还有没有钱？”青年

妇女在枕头底下找了一阵子，然后又起床在箱子里翻了翻说：“只有些零钱，不够就少买点吧。”矮个子很惋惜地喷了喷嘴，又拿出钱包数了数一叠钱后对“山里人”说：“我们钱不够，先少买点吧，剩下的我给你找买主。”说完就从床底下拿出一杆秤将他挑的天麻称了称，又将秤杆推给“山里人”看了看说：“你看，刚好四斤。”“山里人”看着小半袋天麻，迟迟疑疑地说：“才……才四斤？”矮个子笑了笑，指着秤杆的“壹”“伍”字说：“这还会有假？都是公家造的秤。”然后数了一百块钱递给“山里人”说：“走，我给你找买主去。”

“山里人”只得收拾起地上被挑过的天麻，跟着矮个子转了三道街，在一间同样是靠墙的小屋里叫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矮个子说：“铁山哥，这位兄弟带来一些天麻，货很好，可惜我现钱不够，你看看吧。”中年人热情地说：“进屋歇会儿吧。”矮个子说：“你们谈，我得赶紧要帐去，生意转不过来了。”说完，矮个子就朝来路走去。

中年人将“山里人”让进屋里，又看了“山里人”的天麻，便问卖什么价钱。“山里人”清楚自己的天麻已被矮个子挑过，就说：“24元吧？”中年人很惊异地盯着“山里人”看了一会儿说：“你是头回出来做生意吧？”“山里人”点了点头。中年人很慈善地说：“做生意要凭良心，我给你26，往后你有货就送我这里。”“山里人”觉得大有文章，就问：“大叔，你们这里天麻到底多少钱1斤？”中年人说：“上等货广州收35元1斤。你这些天麻是被人挑过的，我只能卖28——30块。”“山里人”不由咬着牙骂了一句“这个狗杂种！”接着，“山里人”就把矮个子买天麻过程对中

年人说了一遍。中年人叹了口气说：“这也不全怪人家，做生意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货值多少钱要自己心里有数”。接着，中年人也取出一杆和矮个子家里一模一样的秤称天麻。中年人一边称一边说：“你出来做生意要加倍小心上秤的当。”中年人指着秤砣绳旁边的“伍”字说：“这是公斤秤，称的天麻是13斤，如果当成市斤，只有6斤半……”

一句话提醒了“山里人”。他从中年人家里出来就顺原路找到了矮个子家。矮个子还没有睡。他一见“山里人”找了回来，立即热情地让爱人做饭，还提出了一瓶酒。弄得“山里人”一脸怒气消失了大半。最后，“山里人”还是憋不住，吞吞吐吐地说：“哥，咱们往后共事的时候还长，让我看看你的秤。”矮个子笑了笑说：“咋？不相信我的秤？好，你看吧。”他转身对爱人说：“秀英！把秤拿出来让这老弟看看。”他爱人说：“秤刚被卖牛肉的王哥借走，你们要用，我去借一杆吧？”矮个子又从床下提出那个装天麻的布袋子说：“这样吧，天也亮了，咱们一块到工商所去用电子秤称，多1两老兄赔你10斤的钱。”

“山里人”一看那布袋子比刚才矮了半截，知道矮个子早有准备，究下去只有自己吃亏，也只好哑巴吃黄连不再声言。矮个子又转守为攻说：“老弟，你不能恩将仇报哇，昨晚不是我为你解围，你的天麻早被哄抢光了。那帮家伙肯定恨我，往后还不知咋做我的活儿。你的天麻刚好够数嘛！卖给我4斤，卖给铁山哥13斤，被抢走七、八斤，正好25斤。我整天几百斤几百斤的天麻过手，还在乎你这几斤？你就是白送我才值几个钱？至于价钱，是咱们面对面谈成，谁也没逼谁。你要觉得吃亏，就拿来一百块钱，天麻还是你的。”

走出矮个子家，“山里人”越想越气，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恨那个矮个子。在他临踏上回乡的火车上时，狠狠地回头望了一眼襄樊火车站，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咱们走着瞧！……狗杂种！”

三 两张看不见的“名片”

老天似乎专与“无头案”的侦破人作对，案发第二天就落下半尺多厚的大雪。山中险峻的羊肠小道被封得无影无踪，连当地山民也不敢轻易出门，一步跨错就会落下百丈深谷。住在山脚下的农民都趁此机会到山沟中、悬岩下去拾摔死的野猪、獐子等野兽。

侦破工作急须调查、访问当地山民。而大雪却把这些本就居住分散的山民封锁在深山野谷之中。平时天干路响之日，生产队开一次社员大会，队长就要跑两天的路通知人。现在大雪封山召开群众大会已不可能，而案件却一天也不能往后拖。稍有侦破经验的干警心里都清楚：案件拖一天，见证人本就不深刻的某些记忆就会消失或者错乱，说不定一个小小细节的得失就决定了一个重大案件的侦破或者成为永远的悬案。所以，局领导“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天亮后就分头冒雪调查”的决定似乎不用宣布，因为白天在山上奔波了十二个小时的侦察员士气正旺，啃着冷馒头还在讨论案情。每个人都准备了一肚子要讲的见解。

分析会就在山下一家山民腾出的一间土屋里进行。这里没有桌子，没有电灯，看笔记和看取样只能用手电筒、打火机。但这个会议决定着这件案子侦破的成败，因为一个错误

的判断就会让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空忙一场，凶手也可能会因此而永远逍遥法外。

李业彪此时却并不多言。因他心里清楚，就他刑警大队长和现场总指挥的身份，就他从事公安工作几十年的资格，他的发言是公认的带有权威性，他过早的表态会从气氛上压制不同见解和某些点点滴滴的发现，而许多大案子就失败在忽视了这些“不同见解”和点点滴滴的发现。所以，李业彪虽然对这个案子已胸有成竹，他还是仔细地倾听着每个侦察员的发言。

刑警队副队长胡元堂首先发言，他省略了大家都已知道的现场概况和会议前千篇一律的套话，单刀直入地进入案情：“现场离通汽车的黄龙镇有六十多里，死者衣袋里又有两张很新的十堰市公共汽车票。说明死者和凶犯很可能从十堰、黄龙方向来。那么，凶犯为什么在这远离公路六十里的地方下手呢？如果要杀人，从黄龙镇下汽车就是大山。凶手为什么非要跑七、八个小时来这里动手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死者和凶犯可能是熟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相识。不然，两人不可能同行这么远。二、凶犯熟悉山路，可能是当地人。而且是来路方向这一带山里人。他可能认为将死者带得越远他自己越安全。”

“不错！我同意这种分析！”侦察员朱安芳紧接着发表意见：“我们以前侦破的杀人现场大多都发生在一个地方，而这个现场尸体三百米外却有一摊血，路上又有断断续续的滴状血迹。这说明第一杀人现场应发生在那摊血的地方。那么，死者为什么伤在进山的方向，又死在出山方向的三百米之外呢？这说明凶犯动手后以为受害者已死，赶紧离开现

场。凶犯离开现场的方向，很大可能就是凶犯居住或工作单位的方向。这时可能受害者又醒了过来去追凶犯报仇或者夺回财物，凶犯才第二次将受害者杀死。以此推断，凶犯就住在现场往南进山方后这一带。职业是农民或者是家在这一带的市区工作人员。”

李业彪满意地点着头，这些分析与他不谋而合。

紧接着，侦察员宋鲁平、樊建发、于建荣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

“受害者穿着破旧、过时的军装，劣质毛线的手工编织毛衣，很脏的大红裤头，他很大可能是农民职业。”

“不错！从死者衣袋里发现的烟盒，就是农民常抽的那种烟，便宜，劲又大。”

“死者衣袋里的苞米花也说明了这一点，城里人吃苞米花不会装到衣袋里。”

……

李业彪看了看已指向凌晨三点的表针，又听了听虽然热烈但已有重复的讨论，就看着现场笔记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个案件很复杂，是个名符其实的无头案，侦破它难度相当大……”

此话一出，热烈的会议气氛像泼了一瓢冷水，立刻沉寂下来。队员们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自己从没泄过气的大队长。

李业彪话锋一转说道：“世界上任何罪犯都要在作案现场丢下自己的‘名片’，受害者的‘名片’还更清楚些。”

他讲课似地拿出死者的手指、脚跟照片和衣物说：“大家分析得很对，受害者是个农民。但他是什么地方的农民？”